服饰样式（二）

白城在未建置前，一直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，东胡、鲜卑、契丹、蒙古族都曾在此留下深深的烙印。大批汉族人进入通榆是在建置后，这时已经是清代晚期，其服饰受满族的影响，衣冠皆从满制。男子平时着长袍、马褂、白袜、青鞋。袍色多用灰黑或蓝色，马褂则用青色、料质以大布、花旗为主。农家一般用粗布，即“家织布”，腰间束带。俭者或不着马褂，只于内衣之外套蓝布大衫，长可过膝。冬月天寒，多着毡鞋、皮袜，多戴黑或褐色两耳帽(左右有两耳的毡帽)。如新年或遇喜事，富者着狐帽貂袍，腰束丝带，足着缎靴。贫者头戴毡帽，上着短袄，下着棉裤(布色多蓝)，脚穿乌拉，有爱美者在鞋上堆云锦，名曰“云子鞋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人们的服饰随着时代潮流的改变，从中山装、列宁服到军装绿。现在男人多以西装革履，夹克T恤为主，女士服饰鞋帽更是百花齐放了。

满族服饰

满族的传统服饰，既充满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，又吸纳了汉族服饰的精华，显得更加丰富多样，富于变化。满族有尚白的习俗，以白色为洁、为贵，白色象征着吉祥如意。所以传统的满族服饰色彩多以淡雅的白色、蓝紫色为主，红、粉、淡黄、黑色也是其服饰的常用色。

满族最具特色的服饰是旗袍。旗袍，满语称“衣介”。从古代一直到民国时期，旗袍一直都是满族男女老少一年四季都穿着的服装，分为单、夹、皮、棉四种，又分男式女式两大类。清初男子旗袍为圆领、大襟、箭袖，四面开衩，系扣绊，腰中束带。箭袖是为射箭方便，满语称“哇哈”，形似马蹄，又称“马蹄袖”。冬季在棉袍外往往套一件长到肚脐、四面开衩、对襟的短褂，俗称“马褂”。清末，男式由四开衩改为左右两开衩，箭袖多改为平袖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男旗袍已渐弃不用，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“血缘”关系，并在不断演变中成为中国传统女装的代表。

坎肩也是满族人常穿的服饰。坎肩亦称背心、马甲、披袄、搭护等，满语称“窝龙带”。坎肩是在进关之后民族融合的产物，是由汉族的“半臂”演变来的。

满族鞋帽

满族有“女履旗鞋男穿靴”之说。早期满族男人多穿双凉鞋。妇女皆穿“平底鞋”“千层底鞋”。双凉鞋是满族男人的便鞋，鞋面多用青布、青缎布料。千层底鞋用多层裕褙做鞋底，故得此名。鞋面多为布料，一般不绣花卉等图案，多在劳动中穿用。平底鞋鞋面一般用布或缎，色泽不一，鞋面上皆绣花卉图案，鞋前脸多绣“云头”，属家常便鞋。

绣花的旗鞋以木底为佳，史称高底鞋，或称花盆底鞋、马蹄底鞋。其木底高跟一般高5–10厘米左右，有的可达14–16厘米，最高的可达25厘米左右，一般用白布包裹，然后镶在鞋底中间脚心的部位。跟底的形状通常有两种，一种上敞下敛、呈倒梯形花盆状。另一种是上细下宽、前平后圆，其外形及落地印痕皆似马蹄，“花盆底”和“马蹄底”因此而得名，又称“高跟鞋”。除鞋帮上饰以蝉蝶等刺绣纹样或装饰片外，木跟不着地的部分也常用刺绣或者串珠加以装饰，有的鞋尖处还饰有丝线编成的穗子，长可及地。高跟鞋多为十三四岁以上的贵族中青年女子穿着，老年妇女的旗鞋，多以平木为底，称“平底鞋”，其前端着地处稍削，以便行走。袷鞋多双脸，美者或用绸缎堆云锦，名曰“云子鞋”。贫者著鞋为蓝色，称“青蛙”。靴子有夹有棉，可用缎、绒、布、革制作。按规定，官员穿方头靴，平民穿尖头靴；另有薄底快靴，俗称“爬山虎”，多为兵丁武士所穿。

乌拉是满族传统的防寒靴鞋之一，以猪、牛、鹿等兽皮(后多用牛皮)缝制而成。形状为前尖后圆，前脸拿褶、鞋底后面呈方形、钉大圆钉两个。鞋帮贯以六个鞋耳，鞋口近脚处垫以衬布，并用一细皮带联结鞋耳。鞋较宽大，穿时内着毡袜，并在鞋中充垫“东北三宝”之一的乌拉草。男子出远门者多穿俗称“蹚突马”的革靴，冬季内衬毡袜，轻便保暖。

满族所戴的帽子满语称“玛哈”，大致可分为礼帽、毡帽、暖帽、凉帽或便帽等。礼帽，又称四喜帽或“四块瓦”，有四个毛皮耳，皮耳缝以貂等皮毛，多为富家子弟所有。耳朵帽即毡帽，在天气寒冷的时候使用，有左右两耳，上缝制皮毛。满族妇女秋冬多戴“困秋帽”，式样与男帽略同，有檐，帽顶有盖花，并缀有飘带。多数妇女也常戴耳包。便帽、亦称小帽，六瓣缝合而成，俗称“瓜皮帽”，乃满族通常戴用的半圆形小帽，多为黑色。富人帽的正前面缀有碧玺或翡翠，亦有缀珍珠者，称为“帽正”。暖帽，有檐，即冬季戴用的毛皮毡帽。在毡帽耳朵上缝制各种皮毛，高档者有狐狸毛皮的。耳朵帽为黑色或褐色，左右有帽耳以御风寒。凉帽，也叫草帽，无檐、形如覆釜、用“得勒苏”草或竹丝、藤丝编成，有缀缨、尖缨凉帽、系孔誉翎凉帽之别。六合帽，帽面以六块绸缎拼合而成，俗称“六块瓦帽”，帽下沿镶有寸宽绣边，前端钉一个玉或翠的饰物，帽上方缀红顶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些特色服饰逐渐远离了人们的生活。

（白城市文联供稿）

满族服饰

盆底鞋

B 白城记忆

候官亭

●刘梦云

候官亭又名留候亭、望江亭，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老城区南津码头对岸。“候官亭”就是等候新官到任的亭子，是崇左官员从水路上岸的第一个站点，是历代新旧官员卸任、上任交接的地方。

崇左市老城区（江北片区）古时候叫太平府。据说，太平设府千年，历任知府，乘船到任，都是从江边沙滩开始，举步码头，108级码头石阶，步步拾级而上，体验艰辛满头大汗才能登上城垣南门。

至南门前，离百步，先在候官亭短暂休息，举行交接仪式。类似于今，前任简短总结，述职述廉；新任发表就职演讲，上任履新。砖柱上挂着一只“警示槌”，声声木槌警示勉励新旧两任官员，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。

明朝天顺年间，太平府知府岑芳登亭远眺，赋诗《南津晚渡》：“南津官渡回，天晚起苍烟，负担客争路，立沙人待船，风度天定日，衣食足何年，借问营营者，谁谋早济川？”为民忧民，责己虑事，心系社稷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，当地百姓还流传着“欲知民所需，登亭问一问”的说法。

候官亭的故事在今天读来，依然能感受到廉政文化的厚重。官员履新的仪式展现了百姓对古代新任官员朴素期望，更体现了历史对为官从政的基本要求。

清代名吏汪辉祖的《学治续说》中提到：“官声贤否，去官方定，而实基于到官之初。盖新官初到，内而家人长随，外而吏役讼师，莫不随机尝试，一有罅漏，群起而乘之。近利以利来，近色以色至，事事投其性之所近，阴窃其柄……故莅任时，必须振刷精神，勤力检饬。”意思是说，官员名声的好坏，离任以后才有定论，但这定论的基础却在他上任之初就开始建立。大凡新官上任，内外人员没有不借机尝试着做些讨好官员的事情，如果官员贪财好利，他们就用财利来满足他，如果官员贪恋美色，他们就用美色来满足他……事事都投其所好，以便抓住官员的把柄来进行操纵。所以，官员上任之初，就必须振奋精神，尽力约束自身并整饬风气，不给别人留下话柄。

政声人去后，民意闲谈中。汪辉祖认为，在官员刚刚走马上任时，就种下了官声的“种子”，定下了官声好坏的基础。候官亭上的“交接”，既是对官员上任之初的提醒鞭策，也是对官员离任之后的口碑评价。假如没有一颗如履薄冰的心、没有一腔忧国爱民之情，很难做到为官“一身正气日月鉴，两袖清风镜高悬”。

如今，候官亭已成为当地市民休憩纳凉和观赏江景的好去处。登临此亭，为官者当时时对照警醒，只有朝乾夕惕，时时勤奋而不懈怠，才能不负百姓期许。

今年元宵节为啥比去年早11天？

●周润健

元宵节将至，这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。一些公众发现，元宵节很“调皮”，去年对应的公历日期是2月26日，今年对应的公历日期为2月15日，而明年对应的公历日期则是2月5日，这意味着今年的元宵节比去年早了11天，而明年的元宵节又比今年早了10天。

同样是元宵节，为何公历日期时早时迟呢？中国天文学会会员、天津市天文科普专家赵之珩解释说，我国古代使用的历法叫作农历，这是一种阴阳历，以月球圆缺，即月相盈亏和太阳的周年视运动的周期为依据。中国农历历法规定，大月30天，小月29天，积12个朔望月为354天或355天；在公历中，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回归年，平年365天，闰年则为366天。两者相差11天左右。

为了补齐与回归年相差的天数，不致造成月份和季节的严重脱节，调节的方法是在有的年份安排13个月，有两个一样的月份，称为“置闰”。“置闰”的规则依据二十四节气来定。

由于我国历法中有“置闰”这样的巧妙安排，每年元宵节对应的公历日期，总是要么提前11天左右，要么推后19天左右。这也造成，有的年份公历2月过元宵节，比如2016年、2025年；有的年份公历3月过元宵节，比如2018年、2037年。

记者翻阅天文年历发现，就21世纪这100年而言，最早的元宵节是公历2月4日，如2061年；最晚的元宵节是公历3月5日，如2015年。

作为春节的最后高潮，元宵节也称上元节、元夕、元夜或灯节，它强调万民同乐，大家一起赏圆月、看花灯、猜灯谜、放鞭炮，展现的是一幅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的风俗画卷。

赵之珩表示，近年来，随着我们坚定文化自信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关注和了解自己的传统节日、传统文化，并与浪漫、感恩、爱等现代情感表达方式相融合。

（新华社天津2月12日电）

古画中的元宵节

●陈彧之

人声鼎沸闹元宵

元宵节是一个热闹的节日，要一睹元宵节的人声鼎沸，非到繁华都市不可。

有道是“金陵自古繁华”，朱元璋建立明朝，以南京为首都，朱棣迁都北京后，南京仍然维持陪都地位，终明之世，这座地位特殊的大都市，经济发达、文化兴盛，一卷《南都繁会景物图》已摹写出明朝南京城市井的繁华。

长卷是表现市井风情最合适的方式，一是它的体量大，能容纳市井中的各色人物、各种事件，二是伴随着展卷这一动作，我们仿佛行走在市井中，观看街道的风景，聆听街道的声音，市井只有深入其中方能得其真味。

四百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们能通过一卷266厘米的长卷《上元灯彩图》看见明朝南京市民过元宵的场景。据专家研究，《上元灯彩图》描绘的是明朝万历至天启时期（1573年—1627年），南京城秦淮河往北过三山街的内桥一带的场景。三山街一带是明朝南京城的一处商业中心，这里距今日喧嚣的夫子庙很近，三山街在那时是书店聚集之地，文人墨客流连于此。

《上元灯彩图》的作者不详，应是一位民间画师，当时雅好艺术的富商，向民间画师定制类似的风俗长卷是很普遍的。民间画师熟悉市井生活，他下笔必是有依据的，而非只靠想象，由此这幅画卷又有了史料的价值了。

《上元灯彩图》给观众的第一印象是人真多啊。画卷起首的三孔桥上挤满了人，还有不少人等着过桥逛灯市，桥上有一颗硕大的灯球，外用竹篾框住，灯球似乎可由行人推着走，这无疑更增添了灯市的热闹。

这幅长卷的中心是一座青绿色的山，这便是灯中翘楚“鳌山巨灯”，山上装饰各色戏剧人物，围观的民众摩肩接踵，在画面上只能露出脸来，他们凑近观看山上有没有自己熟悉的戏剧人物。《上元灯彩图》中还出现了耍龙灯的场景，至于提在手上的灯、用灯棚悬挂的灯，可谓各式各样。江南地区聚集了一批制作灯彩的能工巧匠，但只有很少人能留下自己的名字，明朝的赵士元是其中的一位，在张岱的笔记中，他盛赞赵士元制作的灯“皆属鬼工，决非人力”，只要灯会中有赵士元制作的灯，便可称为盛事。

《上元灯彩图》不仅描绘了观灯场景，还描绘了民众消费与娱乐的场景。只见人们围成一个又一个圈，圈中艺人杂耍正酣，引得大家纷纷叫好。《上元灯彩图》描绘的人物有千人之多，元宵灯会吸引了如此多的人流，当然也是做生意的好场合。许多店家直接将货物搬到了街道上售卖，而店铺二楼也坐满了人，他们临窗俯瞰着街面的热闹景象。

我们来看看鳌山巨灯背后的几个摊位：有卖字画的，横幅、竖轴应有尽有，几位顾客聚在一起对字画品头论足，店家展开一幅画请顾客观赏；有卖屏风的，有不能折叠的座屏，也有能折叠的折屏，屏风上绘有山水花鸟，放眼整幅画，卖屏风的摊位不止一家；卖屏风的店家，似乎还卖瓷器，一张桌子上放着好几摞瓷碗，店伙计又抱出一摞打算补货。此外，还有卖架子床、罗汉床等家具的，卖花鸟虫鱼的，前面提到过三山街一带是书店聚集之地，自然也少不了卖书的，用蓝色盒子装好的书码在地上，顾客蹲在一旁拣选。中晚明时期，正是市井文学兴盛的时期，章回小说道尽世间故事。

在远离市井的乡村人家，元宵虽不及市井热闹，却有一份难得的田园诗意。清朝画家王素有一幅《闹元宵图》，没有密集的人流，没有华丽的灯彩，几位小童在自家庭院中玩游戏、放爆竹，屋后一棵树已经抽芽，盎然的春意即将写满枝头。

市井乡间，大江南北，传统节日将我们凝聚在一起。人类学家认为，节日赋予时间文化上的意义，让日历上普通的一天不再普通，节日提供了一个重温传统的场合，正是因为我们都共享这一传统，因此成为一个共同体，并将这一传统延续下去、发展下去，长长久久，和和美美。

彩灯高挂比星灿

提到宋代画作，许多读者首先想到的是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这幅不朽名作属于风俗画。宋代的风俗画相当发达，画家以笔墨摹写出宋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相传为南宋画家李嵩所绘的《观灯图》，展示了元宵节仕女赏灯奏乐的场景。

李嵩是供职于宫廷画院的画家，画人物、画建筑、画山水、画花鸟样样在行，可谓全才。这幅《观灯图》居于画面中央的是四位穿着典雅的仕女，左边三位正在弹奏乐器，站立者正奏檀板，两位坐着的仕女一位吹箫、一位弹琵琶。尤可注意的是琵琶演奏的方式，画中展现的是横奏而不是竖奏，其实横奏更古老，今天只在泉州南音中得见这种演奏方式。右边的仕女正在逗孩子，她身后还有两个小童，手上各提一盏灯，其中一盏做成兔子的样子，颇有童趣。旁边的方桌上，摆着酒壶、碗碟，还有一盏走马灯。走马灯是一种别具匠心的灯，点燃后，灯罩上的图案会周而复始地旋转。走马灯据说在唐代就已出现了，宋人的笔记中也提到过不止一次，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追忆临安元宵灯品时，提到“若沙戏影灯、马骑人物，旋转如飞”，说的便是走马灯。

李嵩《观灯图》中最隆重的灯，是四位仕女身后的三盏灯。这三盏灯很高大，因此特别搭了一个灯棚悬挂，三盏大灯上覆华盖，并且装饰飘带，居中一盏大灯三灯相连，两个大灯球下还有一盏六边形的灯，大灯球上开出许多方格或圆形作为装饰，在最上面的灯球开出的方格中，还绘制了图案，精美异常。

四位仕女前方，有一位仕女拖着一辆小车缓缓向前，车上有头小象。古人制灯喜欢模仿各种动物，说不定这头小象也会发光，小象后两位小童亦步亦趋，又想凑前看个仔细，又怕绊倒象灯，憨态可掬。小象上还有一个人，“骑象”与“吉祥”谐音，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。

宋人戴复古有一首元宵灯诗说：“灯火夜深回昼日，管弦声动起春风”，颇合《观灯图》的意境。《观灯图》中灯品的多样与华丽，若非富贵人家所有，便出自宫廷。

五百年后，在另一位宫廷画家的笔下，我们得以见到清朝雍正年间宫中过元宵的一些场景和风俗。四时流转，每个时节都有其独特的风物，月令图是表现一年十二个月风物之美的图画。清朝宫廷一位佚名画师曾作过一种《雍正十二月令图》，郎世宁临摹过这一组画，并做了一些细微的修改。《正月观灯》是《雍正十二月令图》的第一幅，地点设置在雍正钟爱的圆明园，圆明园在雍正时期得到扩建，雍正常在此居住并处理政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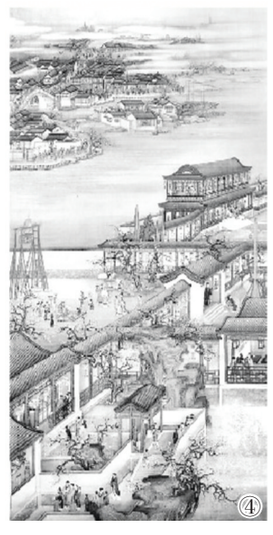
一道水面将《正月观灯》这幅画很明显地分成上下两个部分，下半部分最打眼的是一盏天灯。清宫过大年会立天灯、万寿灯，天灯其实就是悬挂在高处的照明灯，民间、宫廷皆有，只是宫廷的天灯更加华丽：一根金色雕龙纹的木柱竖立在石座中，靠近顶端处横插一梁，塑为龙形，龙口衔一盏花灯，花灯有细线与安放在地面上起到固定作用的四个小铜人相连。将视线从这盏天灯稍往左移，会发现另外一盏较简陋的天灯，一盏四面装饰花纹的花灯高挂在灯棚上，灯下童子正在嬉戏。至于悬挂在廊檐下的各式宫灯，宫廷画师不厌其烦地精心描摹，渲染出一种喜乐的气氛。

《正月观灯》上半部分仿佛走出了宫闱，来到了市井，一座单拱桥上汇聚了不少人，这是元宵节一些地区“走百病”的风俗。有明朝张宿的诗为证：“白绫衫照月光殊，走过桥来百病无。再过前门钉触手，一行直得一年娱。”看来不光有走百病的风俗，还有摸门钉的风俗，一些老北京至今还保留这一风俗。元宵时节，寒冬已过，暖意渐浓，正是活动筋骨的好时候，有了好身体，才能驱走百病，这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望，也是最美好的愿望。

图①：明代民间画师所绘《上元灯彩图》(局部)，这幅长卷描绘了明代中晚期南京三山街一带上元灯市的热闹景象。这部分展示的是舞龙灯的场景，旁边的摊位、店铺正在贩卖商品。

图②：清代王素的《闹元宵图》，几位小童在放爆竹、玩游戏。

图③：南宋李嵩的《观灯图》，画面背景是三盏用灯棚悬挂的大灯，居中的一盏三灯相连。



图④：清代宫廷画师所绘《雍正十二月令图》之《正月观灯》，画面上半部分有许多人聚集在桥上，这是元宵“走百病”的风俗。

按照中国古代历法，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。明代才子唐寅也就是唐伯虎，曾有诗道：“有灯无月不娱人，有月无灯不算春。”元宵节不能没有灯，在没有电的时代，寻常日子，人们入夜之后便休息了，唯有在元宵节，彩灯将夜晚照亮，人们相聚在一起，尽享这难得的时光。古人对于元宵节的热爱，不仅表现在难以计数的元宵诗歌中，也表现在传世的画作中，尤其元宵画作让我们得以一窥古人过元宵的场面，领略传统节日、传统文化的魅力。